

翻译单位略论

张卫萍¹ 杨萍²

(1.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农业大学外语系,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翻译单位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在语言等级体系的相应层次中准确地选择。通过对实例进行理论分析, 证明了语段、语篇作为翻译单位的不合理性, 提出对于翻译一个语篇, 最大的翻译单位是句子。

关键词: 翻译; 翻译单位; 句子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2)02-0093-02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必须把原文分为若干个片断, 然后逐个片断进行翻译, 因此, 在翻译理论中就出现了“翻译单位”这样一个概念。翻译单位是翻译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确定翻译中的分析和操作单位, 对指导翻译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最先介绍翻译单位的是罗进德。在《翻译单位——现代翻译学的一个研究课题》一文中, 他介绍了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以及匈牙利翻译家拉多。久尔吉关于“翻译单位”的观点。在这之后, 国内学者开始注意这一问题, 不少学者撰文进行争鸣, 各方争论的焦点是在哪一语言层次进行翻译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翻译要以语篇或语段为翻译单位, 认为应“在高于句子的层次上翻译”; 有的提出以主位、述位为单位。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把翻译单位定义为“原作中存在而在译作中能找到对应物的单位, 但它的组成部分单独地在译作中并没有对应物。换言之, 翻译单位就是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单位(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1]翻译单位本身可以具有复杂的结构, 但是它的各个部分分别开来是不可译的, 巴尔胡达罗夫把翻译对应物分为音位、词素、词、词组、句子和话语六个层次。巴尔胡达罗夫认为, 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在语言等级体系的相应层次中准确地选择一个翻译单位。在翻译具体的某个语言片断时, 选取翻译单位有三种情况: 一是有足够层次, 二是层次偏低, 三是层次偏高。各个层次的翻译单位本身并无主要或次要、基本或辅助、恰当或不恰当的问题, 只有是不是适合具体的语言片断的问题。选择符合具体情况的翻译单位的实践意义是避免永远以词为翻译单位, 形成逐词死译, 或者不必要地提高翻译单位的层次, 形成“自由发挥”。在翻译一部作品的全过程中, 译者最常使用的翻译单位是词和短语, 但是并非一成不变。译者要不断地寻找合适的翻译单位。从大量翻译实践和理论可知, 经

常把词作为翻译单位的逐词翻译, 其操作的层次偏低, 或歪曲原意, 或行文不畅, 往往造成死译或形式主义的翻译。如果不必要地提高翻译单位的层次, 则译文的结构形式改变较大, 译者的随意性也大。

笔者赞成巴尔胡达罗夫的关于翻译单位的定义。“翻译单位的定义, 或者说这个定义中关于认定翻译单位的标准(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单位), 是核心。”^[2]丢掉了这个核心认定哪些单位可能成为翻译单位就失去了标准, 判断什么是层次偏低的“逐词死译”, 什么是层次偏高的“自由发挥”也就失去了依据。根据巴尔胡达罗夫的定义, 笔者就最大的翻译单位是什么谈谈自己的认识。

巴尔胡达罗夫把翻译单位分为6个层级, 即: 音位、词素、词、词组、句子和话语。笔者认为, 在一定的条件下, 音位、词素、词、词组、句子这5种单位都是可行的, 如 radar(雷达), clone(克隆), copy(拷贝), Lincon(林肯)中的翻译单位是音位层的单位; 而如 ma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 high-tech(高科技), comsat(通讯卫星)中的翻译单位是词素层的单位; My brother lives in Moscow(我的兄弟住在莫斯科), I am a student(我是一个学生)中的翻译单位是词层的单位; This time he missed the boat(这回他坐失良机)中的 missed the boat 是词组层的翻译单位; Keep off the grass(请勿践踏草地),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中的翻译单位是句子层的单位。而将话语层作为翻译单位笔者认为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 翻译单位不可能超过一个句子。

以话语作为翻译单位理据不足。巴尔胡达罗夫以莎士比亚的第19首十四行诗马尔夏克的俄译文为例, 说“将原诗与译诗加以对比, 便可看出除个别词外, 两者在词层、词组层, 甚至句子层上, 都没有对应物, 俄语中的任何一个句子单独抽出来, 脱离了具体上下文, 都不可能同英语中的句子在意义上等值的, 这里的翻译单位是话语。从整体来看, 俄译诗与原诗是等值, 因为二者基本上传达的是同一意义和艺术信息。”^[1]不难看出这首诗是由一个长句构成的, 它顶多能证明由一个句子构成的语篇有时可以作为一个翻译单位, 但事实上原诗中许多词和词组在译诗中有其各自的对应物。

收稿日期: 2002-02-25

作者简介: 张卫萍(1966-), 女, 汉族, 湖南炎陵人,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篇章语言学研究。

蔡毅和段京华也谈到了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苏联翻译理论家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对翻译单位作出了种种不同的划分,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上述解释话语层翻译单位的实例与我国通行的翻译标准大相径庭,因此实难苟同”。^[3]

近些年来有不少论述以语篇、语段为翻译单位或翻译基本单位或说法不同、观点类似的文章。这种主张的起因是将主要适用于写作与阅读的语篇分析理论直接搬入翻译理论的结果。他们所说的“翻译的基本单位”或“翻译单位”并不是巴尔胡达罗夫的“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单位”这个意义上的翻译单位。

吕俊在“谈语段作为翻译单位”中说到:“从语义上来看有些词的意义限定无法在一个句子中完成,而需要在更大的语言单位中完成。这个单位就是语段”。^[4]可以看出吕所强调的是语境对词义所起的作用。他举的例子如下:

两个女孩紧挨着走。走着,走着,林道静突然站住身,回过头,愣愣地对小陈说:“小陈,我不能上学了……。”说这话时,她的脸色异常苍白。

吕俊说这是一个语段,它包括三个句子。在第一个中“紧挨着走”就是一个有歧义的词语,它可以指“肩并肩地挨着走”,也可以指“一个前一个后地挨着走”。在这句中它的歧义并没有消失,直到第二句时,它的确切意思才确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在翻译中要把这一段作为一个单位来处理,才能译准确。再来看一下这段译文。

The two girls set out, one just in front of the other, along a narrow path. They had walked for some time when Tao-ching, who was ahead, turning and stared fixedly at her companion. Her face was unusually white, “I have got to give up my studies, Wei-yu! ……”

吕俊说这是以语段作为翻译单位,所以才能确定“紧挨着走”是指前后地挨着。其实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原文句子内部的词语在译文中有对应语。“紧挨着走”的意义是由上下文也就是由同一句话中的“突然站住身,回过头”来确定的。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句子在理解中对其中的词语发挥语境作用。

再看司显柱在“论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中的论述,他说:“只有以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才能准确地译出原文多义词语的确切涵义”,“只有语篇为基本单位,才能做到译文通顺”,“由于英文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时,为实现译文忠实、通顺,就必须跳出原文语言结构的桎梏,用目标语语篇结构替换原语语篇结构”。^[5]下面是他所举的一个例子:

“It’s strange”, the old man said, “He never went turtling. That’s what kills the eyes”.

“这倒也奇怪,”老头儿说,“他是从来不去钓海龟的,钓海龟才伤眼睛呢。”

不难看出这是句句对译而成的,是以词和词组作为翻译单位的。他所讲的就是语境对词义的确定作用和翻译时表达的问题,表达时应遵守译语的独特结构,才能产生条理清楚,逻辑性强,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顺畅自然的语言。再看他所举的另一例:

中国有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也是真理。

There is an old saying, “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 This saying holds true for man’s practice and it also holds true for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司显柱说“只有以语篇作为基本翻译单位,才能译出原文风格,做到译文与原文语篇文体相符”,“因为该语篇第一句讲得很清楚,这是句中国古话,而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had 是个英文谚语,况且原文所强调的是老虎的形象,而这一形象是无法用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had 表达出来的。”其实他谈的是关于文体风格的问题。如果采取直译 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 就能完整的表现原文的形象和民族文化的色彩,而译为: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had. 则没有保存原文形象,显得平淡无奇。从翻译单位的角度来说,前者是以词和词组为翻译单位,而后者是以句为翻译单位。

巴尔胡达罗夫的翻译单位的认定标准是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单位,而以上作者并没有陈述与之有关的理由,而只与理解和表达有关。实际上语段和语篇不可能是在译文中有对应物的最小单位,不可能作为一个“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的语言单位”进行转换的,除非这个语段或语篇是由一个习语性的句子构成。

在翻译一篇作品的全过程中,翻译单位的层级是不断变化的,译者要不断寻找合适的翻译单位,但是对翻译一个语篇来说,翻译单位是不可能超过一个句子的事实,除非整个“语篇”是由一个习语构成,而且这个习语又不能直译,否则,一个语篇的内部单位,尤其是其中的句子,必然会在译文中各有其对应语。

参考文献:

- [1] 巴尔胡达罗夫. 语言与翻译 [M]. 蔡毅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5.
- [2] 彭长江. 也谈翻译单位 [J]. 外语研究, 2001, (1): 36-41.
- [3] 蔡毅, 段京华. Translation Studies in USSR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4] 吕俊. 谈语段作为翻译单位 [J]. 山东外语教学, 1992, (1): 32-35.
- [5] 司显柱. 论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J]. 中国翻译, 1999, (2): 14-17.